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阿尔巴尼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By Ismail Kadare

高兴 译



梦幻宫殿

NENPUNESI I
PALLATIT TE ENDRRAVE

重现经典 MODERN CLASSICS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阿尔巴尼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By Ismail Kadare

高兴 译

梦幻宫殿

NENPUNESI I PALLATIT TE ENDRRAVE



LE PALAIS DES RÊVES

Copyright: © 1990,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05)第 14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宫殿/[阿尔巴尼亚]卡达莱(Kadare, B. I.)著;高兴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7

(重现经典)

书名原文:LE PALAIS DES RÊVES

ISBN 978-7-229-00808-6

I. 梦… II. ①卡…②高… III. 长篇小说-阿尔巴尼亚-现代
IV. I54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8236 号

梦幻宫殿

MENGHUAN GONGDIAN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高兴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陈 黎 李 严 宋冬雪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25mm × 1280mm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26千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荐语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

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 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 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 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而此刻，我们面对的是写出《梦幻宫殿》的卡达莱。不管怎样，写出《梦幻宫殿》的卡达莱，同写出《亡军的将领》等杰出作品的卡达莱一样，严肃，深刻，富有想象力和洞察力，值得阅读，也值得关注，完全可以和当今世界文坛那些一流的小说家相媲美。事实上，相当一批读者已然把卡达莱当做阿尔巴尼亚文学的代表。

那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梦幻宫殿》这部小说吧。

奥斯曼帝国，居然有这么一个机构，由执政苏丹亲手创办，主管睡眠和梦幻，专门征集梦，对它们进行归类、筛选、解析、审查并处理，一旦发现任何对君主统治构成威胁的迹象，便立即上报给君主，君主会采取一切措施，坚决打击、镇压，毫不留情。这个机构名叫塔比尔·萨拉伊，人们也称它为梦幻宫殿。这自然是卡达莱小说中的世界。故事就在这里展开。

梦幻宫殿，像一座迷宫，交织着漫长、幽暗的长廊和通道，没有任何标记，阴森、神秘、怪异，甚至恐怖，充斥着幽灵般的气息。它是个庞大的机构，在帝国各地还有着数以千计的分支。由于它的重要性和保密性，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这座宫殿。马克-阿莱姆，小说的主人公，可不是随便什么人。他来自权势显赫的库普里利家族。这个家族，属于阿尔巴尼亚血统，曾为奥斯曼帝国培育了五位宰相，还有无数的大臣、司令和将领。甚至在著名的《拉鲁斯百科全书》中，它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条目。将近四百年来，这个家族既享受到了无数的荣耀，也遭受到了许多的不幸，似乎“注定逃脱不了荣辱参半的命运”。马克-阿莱姆的小舅库特曾用苦涩的口吻形象地说：“我们库普里利家人仿佛生活在维苏威火山脚下的居民。

每当火山爆发，这些居民便会被灰尘覆盖。我们也有着同样的命运，生活在君主的阴影下，时常会被他打倒在地。火山平息后，他们会耕作既危险又肥沃的土地，继续自己平常的生活。我们同样如此，虽然遭到君主的猛烈打击，可仍将继续在他的阴影下生活，并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他的大舅在边疆担任地方长官，二舅身为外交大臣，是目前地位最高的家族成员，两位表兄也都当上了副大臣。正是凭借家族方方面面的关系，马克-阿莱姆才得以进入梦幻宫殿任职。这实际上是家族的决定，主要是大臣的主意，其中自然也有着家族的期望和野心，毕竟，梦幻宫殿，对于他们，太重要了。马克-阿莱姆只能服从。

进入梦幻宫殿，也就意味着进入一个不同寻常的天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同样由于家族势力的影响，马克-阿莱姆直接被分到筛选部工作，没过多久，又被调到解析部。这在常人看来就像是一步登天。他整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案卷。全是梦。各种各样的梦。简直就是一片恐怖的海洋。这让他感到压抑、厌倦和乏味。在审理案卷时，他两次读到了这样一个梦：桥边，一块荒地；那种人们扔垃圾的空地。在所有废物、尘土和破碎盥洗盆的中间，有件稀奇古怪的乐器在自动演奏着，一头公牛，仿佛被乐声逼疯了，站在桥边，吼叫着……他觉得此梦毫无意义，可并没有将它丢弃、淘汰。没有想到，后来，正是此梦成为君主打击库普里利家族的由头。他最喜爱的小舅甚至为此失去了生命。

同卡达莱的其他小说一样，《梦幻宫殿》格局不大，篇幅不长，主要人物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阿莱姆，所有故事基本上都围绕着他进行，线索单纯，时间和空间也很紧凑。可

它涉及的主题却广阔、深厚、敏感，有着丰富的外延和内涵。卡达莱于一九八一年在他的祖国发表了这部小说。作为文本策略和政治策略，他将背景隐隐约约地设置在奥斯曼帝国，似乎在讲述过去，挖掘历史，但任何细心的读者都不难觉察到字里行间弥散出的讽喻的气息。因此，人们也就很容易把它同卡夫卡的《城堡》、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等寓言体小说连接在一起，将它当做对专制的揭露和讨伐。难怪出版后不久，《梦幻宫殿》便被当局列为禁书，打入了冷宫。卡达莱本人在谈到此书时，也意味深长地强调：“我试图描写地狱的情形。”他在移居法国后曾再三说过：“我每次写一本书，都感觉是在将匕首刺向专制。”尽管他说此话有讨好和迎合西方读者之嫌，真诚中夹杂着一些虚伪和狡黠，但起码《梦幻宫殿》可以成为他的这番言论的有力证明。倘若说走向西方，需要亮出某种通行证的话，卡达莱肯定最愿意亮出《梦幻宫殿》了。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而且效果极好。欧美已有评论家呼吁：“单凭《梦幻宫殿》一书，伊斯梅尔·卡达莱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它同样是一部命运之书。马克-阿莱姆个人的命运。库普里利家族的命运。帝国所有民族的命运。当“帝国领土上的任何梦，哪怕是由最最邪恶的人在最最偏僻的边疆和最最普通的日子做的梦，都不得逃脱塔比尔·萨拉伊的审查”时，任何命运都注定不可能由自己掌握。家族的历史，童年的记忆，梦幻宫殿里发生的一切，都让马克-阿莱姆过早地意识到，在命运面前，个体是多么的弱小、苍白、无可奈何。因此，他总是选择克制、恭顺和服从，任由命运那只无形的手推动着自己一步步向前行走。被动是他的基本态度。家族势力安排他进入梦幻

宫殿，原本是为了让他尽力维护家族的利益和平安。可他实在无能为力。因为，梦幻宫殿的可怕就在于它的荒谬，在于它的远离人性，在于它的任意，在于它“最最盲目，最最致命，也最最专制”。为了权力，为了统治，有些梦甚至可以被制造出来。某种意义上，正是马克·阿莱姆在不知不觉中把绞索交给了统治者，眼看着他们将它套到了自己亲人的脖子上。而正当家族遭受厄运的时刻，他竟然还得到升迁，几乎掌握了梦幻宫殿的最高权力。这是怎样的悲哀和反讽啊！

厌倦、单调、恐惧，都没能阻挡马克·阿莱姆投入地做事，没能阻挡他每天准时去上班，还生怕自己会迟到。甚至，在梦幻宫殿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反而不习惯现实生活的。有一天放假，他走上街头，竟然觉得天空空空荡荡，外面的一切了无生气，整个世界似乎刚刚生了一场病，失去了它的全部色彩。他不禁怀念起梦幻宫殿，怀念起那些案卷来。“那里，他的案卷中，一切如此不同，如此美丽，如此充满了想象……云朵的色彩、树木、雪、桥梁、烟囱、鸟儿——一切都要生动得多，有力得多。人和物的动作也更加自由，更加优雅，恰如牡鹿奔跑着穿过雾霭，无视时空的法则！与他眼下服务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显得多么沉闷、贪婪和狭窄！”现实世界竟然比不上地狱般的梦幻宫殿。这一笔着实厉害，真的就有了匕首的锋利，直接刺向了现实世界。从另一角度，这也暗示着马克·阿莱姆人性的扭曲。命运之书就这样过渡到了人性之书。

人性，或者反人性，显然是《梦幻宫殿》的另一主题。阴郁、沉闷、幽暗、寒冷，既是整部小说和梦幻宫殿的气氛，也是小说中不多的几个人物的性格基调。细细阅读，我们会发

现，主人公马克-阿莱姆，以及其他几个人物基本上都没有外部特征。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长相和模样，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动作。他们模糊不清，仿佛处于永远的幽暗，仿佛一个个影子，唯有声音和动作在泄露他们的情感和内心。马克-阿莱姆的优柔寡断，母亲的担忧，大臣的老谋深算，心事重重，都以这种特别方式传达给了读者。地狱就该是幽暗的，就该是反人性的。这正符合卡达莱的创作意图。几个人物中，唯独马克-阿莱姆的小舅有着清晰的形象和鲜明的性格。他“一头金发，淡蓝色的眼睛，蓄着浅红色的胡子，取了个半德国半阿尔巴尼亚的名字：库特。他被视为库普里利家族的野玫瑰”。库特是性情中人，热爱生活，又善于思考，并有着强烈的反叛和独立精神。正是他一针见血，指出了梦幻宫殿的荒谬和可怕。也正是他把阿尔巴尼亚狂诗吟诵者请来为家族聚会表演。对于专制，库特自然是个危险分子，是个异己。除掉他，属于专制的逻辑，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此意义上，库特的罹难，既是牺牲，又是象征，最能反映专制的反人性特点。在刻画人性方面，卡达莱极为冷峻、内敛，不动声色。但不动声色中，总有一股暗流在奔突、涌动。在经历了家族的苦难后，马克-阿莱姆终于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于是，我们在全书的结尾读到了如此感人的文字：“虽然顾虑重重，但他没有从窗户旁掉过脸去。我要立马吩咐雕刻匠为我的墓碑雕刻一枝开花的杏树，他想。他用手擦去了窗户上的雾气，可所见到的事物并没有更加清晰：一切都已扭曲，一切都在闪烁。那一刻，他发现他的眼里盈满了泪水。”说实话，在译完这段话后，我的眼里也盈满了泪水。

此外，小说还涉及权力斗争、史诗、寻根、巴尔干历史问题等诸多主题。这些主题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衬托，互相辉映，让一部十来万字的作品散发出巨大的容量。在呈现史诗时，卡达莱的诗歌天赋得到了发挥。尤其是阿尔巴尼亚史诗，粗犷、大胆、直接，画面感很强，戏剧性很强，冲击力也很强，让人不得不屏住呼吸倾听：“劫持妇女和姑娘；充满危险的婚礼过程；酗酒的马；被背信弃义者害得失明的骑士骑着同样失明的战马；预报灾难的猫头鹰；深更半夜，奇怪的庄园主府邸响起的敲门声；一位生者，带着两百只猎狗，潜伏在墓地，向一名死者发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挑战；一轮冰冷的太阳，贯穿大地，放射出光芒，却并不温暖大地。”那些史诗片段，关涉死亡、爱情、婚姻、忠诚、背叛和荣辱等主题，关涉家族之根、民族之源，以低沉的声音吟唱，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在艺术手法上，卡达莱表现出他一贯的朴素、简练、浓缩的风格。在主题上挖掘，在细节上用力，巧妙而又自然地调动起回忆、对话、暗示、反讽、沉思、心理描写等手法，始终控制着小说的节奏和气氛，让意味在不知不觉中生发、蔓延。这是他的小说路径。这样的路径往往更能够吸引读者的脚步和目光。

时隔两年，重读这部译稿，依然有不少触动和感受。我将它们写下来，和读者朋友分享，也敬请读者朋友批评和指正。书籍自有书籍的命运。但愿这部小说能给大家带来阅读的乐趣和感动。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一部命运之书

第一章 早晨 /1

第二章 筛选 /32

第三章 解析 /61

第四章 放假一天 /97

第五章 档案 /112

第六章 晚宴 /136

第七章 春天来临 /166

“早上好，母亲！早上好，洛克！”

“早上好，马克-阿莱姆！你睡得好吗？”

她们眼中闪出一丝激动的光芒。无疑，这同他的新职位有关。兴许，同他本人前不久一样，她们也在寻思，这是他还享受凡人安宁睡眠的最后一夜了。从今往后，他的生活必将截然不同。

用早餐时，他难以将心思集中于任何事情。焦虑在不断加剧。当他上楼穿衣时，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是步入了客厅。地毯淡蓝的色调已经失去了安慰的力量。他走向书架，就像头一天那样，在医药柜前站定，目光落在书脊的标题上，凝望了许久。随后，伸出手，取下一部厚重的用深得发黑的褐色皮革包着的对开本书卷。已有好多年没有打开过它了：他的家族历史全写在里面哩。封面上，某只未知的手题写了标题：库普里利家族历代，紧接着是个法语单词：编年史。

翻阅书页时，他感到，要看清那些手稿的句行十分困难。由于作者各不相同，风格也就变化不定。不难猜测，绝大多数作者当时都已进入耄耋之年，而那些年轻些的，也都接近生命的尽头，或处于某种大灾大难的边缘——在此关头，人们往往会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必须在身后留下点遗言。

我们大家族中第一位在帝国中获得要职的是梅特·库普里利，大约三百年前，他生于阿尔巴尼亚中部一个小镇。

马克-阿莱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的手在继续翻阅，目光却只落在那些宰相和将军的名字上。天哪，他们全都属于库普

里利家族！他想。而他早晨醒来时，愚蠢透顶，竟然还惊叹于自己的新职位。他真是个大傻瓜！

看到梦幻宫殿几个字时，他意识到，自己既在寻找它们，也在躲避它们。但要跳到下一页，已经来不及了。

我家族同梦幻宫殿的关系一直非常复杂。起初，在伊尔迪斯·萨拉伊年代，它还仅仅负责解释星相。事情相对简单一些。只是在伊尔迪斯·萨拉伊变成塔比尔·萨拉伊时，一切才开始乱了套……

马克-阿莱姆的焦虑，刚刚被所有那些名字和头衔分散了一小会儿，此时又一次扼住了他的咽喉。

他开始重新浏览那卷编年史，但这回潦草而又快速，仿佛手指尖间忽然刮起了一股大风。

我们的父姓由阿尔巴尼亚单词 Ura (qyprija 或 kurpija) 转译而来；意指阿尔巴尼亚中部的一座三拱桥，建于阿尔巴尼亚人还在信奉基督教的年代，建造时，曾将一名男子砌进桥墩。大桥竣工后，我们的一位帮助建桥的名叫焦恩的祖先，遵循一种古老的习俗，将乌拉 (Ura) 连同沾在它身上的凶手的耻辱一道当做了自己的姓名。

马克-阿莱姆砰的一声合上书本，匆匆离开了客厅。几分钟后，他来到了街上。

这是个潮湿的早晨。天正下着零星雨夹雪。那些巍峨的建筑，以依然紧闭的大门和边门，傲视着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又增添了不少阴郁的气息。

马克-阿莱姆将身上的大衣扣得严严实实，就连领圈也没放过。望着纤细的雪片，打着旋儿，在熟铁街灯的四周飘舞，他感到一股冷战从上往下掠过了脊梁骨。

一如往常，每天的这一时刻，大街上挤满了踩着点匆忙赶去上班的各部门的职员。沿着大街往前走时，有好几回，马克-阿莱姆都在迟疑，是否早就该叫辆出租马车。塔比尔·萨拉伊比他想象的要远。一层薄薄的雪，处于半融化状态，使得路面走上去很滑。

此时，他正走过中央银行。再稍稍往前，只见一排冰霜覆盖的四轮马车停在另一幢威严的大楼外面。他不知道这又是什么衙门。

他的前面，有人滑了一跤。马克-阿莱姆眼看着他试图恢复平衡，跌倒，从地上站起，骂了一句，同时开始检查：首先他那溅上污泥的斗篷，其次他滑倒的地方，最后，神情有点茫然地继续赶路。千万要当心哪！马克-阿莱姆在心里说，不知是提醒那位陌生人呢，还是他自己。

事实上，他用不着担忧。通知上并没有说他必须在几点到机关报到。他甚至都不确定是否必须早晨报到。突然，他意识到，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塔比尔·萨拉伊的作息时间。

雾霭中，他左边的什么地方，一只钟响了一下，声音嘹亮却又刺耳，仿佛是为自己而鸣。马克-阿莱姆加快了步子。他早已竖起衣领，此时，无意中像是要再竖一次。其实，并不是